

千古文人侠客梦

本刊特约撰稿 王一冰



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笔下的侠客。



在侠的世界里，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滥情的民主，「扬眉剑出鞘」才是王道。

心侠

“侠”有三个层次，曰心侠，曰技侠，曰行侠。
心侠，是壮怀理想和价值渴望。
人生世间，谁能说路途平坦？有多少不平则鸣往往告诉无门？在明文历史和台面上的社会，芸芸众生的责与权，被“文明”的秩序和

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也弥散着鼓动男儿的魅惑，除了羽化登天，这便是他酒后澎湃胸襟的贲张和冲动。现实远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傲视和霸凌，“直挂云帆”终不能通济沧海，吃着吃着辛酸来了，停杯投箸，拔剑茫然，何处安放他沸腾的情怀？
冯谖歌长铗，韩信穷丈夫。辛弃疾看花了吴钩和泪眼，也只能在

性？然而，我辈不是超人，我辈肉体凡胎，我辈克敌制胜的能力只能是造物赠予的血肉和力量，这便是我辈行侠尚武的修为。
我辈存活的大千世界光怪陆离。“金皮彩挂，评团调柳”，江湖八门，“挂”是武行。以武行行走江湖，终究要靠武功扬名立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假使黄、欧、段、洪不会武术，那么武林事迹岂不成了儒林内史？宋江、吴用并非书呆子，也练得好短棒，舞得好铁链，收徒解困。郭靖守襄阳，乔峰阻雁门，盖世神功才是一切理想壮怀的起步价。就算是“多情剑客”，不也有一把“无情剑”吗，没有“飞刀”，谁还看“小李”？“该出手时就出手”，霍师傅、黄师傅、叶师傅，这些南北师傅们之所以提振了危亡时刻整个民族的精气神，说到底，还不是用我中华肉身的武功抗衡了东洋西洋四大洋的奇巧和蛮力？没有两下真功夫，行吗？

青龙刀，杨家枪，马上的本事不多说；倚天剑，屠龙刀，才是侠客们器重的凶器。那一本本真经，一册册秘籍，一篇篇宝典，为之舍命不足见武功的执着，东方不败弄丢了自己的性向，才可证对武功孜孜以求的着魔。如果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鹰爪力铁布衫”这样朴素的功夫，还只是人类借助修炼对自然束缚的摆脱，那么“降龙十八掌”“葵花点穴手”，则包含了我们对自身能力无限延展的愿景。

武功，内涵了人类最本源的对抗，依靠力量来决定和取舍资源的分配，分割并形成人际关系中的强与权。侠士的公理是人间最朴素的是非曲直，越是接近人类本源的解决方式，越能够体现普世价值的道德良心。在侠的世界里，没有少数服从多数那样滥情的民主，“扬眉剑出鞘”才是王道。不服？不服，你就闭关修炼啊，“卷土重来未可知”。或许，残酷，有之，悲壮，有之，甚至残忍和嗜血也有之，但是，适者生存，胜者为王，这是造物的秘密，也是自然法则给予人间莫大的公平。

行侠

老百姓说“行侠仗义”，若没有“仗义”，不算行侠，知易行难，关键还是要去做。
做什么？
三境界：仁，义，忠。
仁，要磊落光明，果行信诺。Fair Play是侠士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徐凉正气凛然，但是飞镖、袖箭、没羽飞蝗石、紧背花装弩，他在暗器上的大招，多少受到了江湖的诟病。黄三泰用甩头一子战胜了窦尔敦，两代人的恩仇，怎么辩护，黄家都有些胜之不武。
侯赢自刎，高渐离赴死，黑衣人慨然把头颅借给了眉间尺，光有

“轰饮酒垆”的快意和豪爽不行，重点在于“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
“仁”有独修的色彩，“义”则体现了对人际关系的忠诚。
虬髯客把家财都付与李靖和红拂，只是为了一起喝酒吃心肝的那个缥缈的夜晚。散财是小事，玩命动真格。女容悦己，那是性的吸引力，“士为知己者死”，秉性投契，何惜命哉？那么多的死士和刺客，在用生命诠释尽忠，“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他们怕吗？不知道，反正“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二十年，还是条好汉”，生死在他们眼中没什么大不了，满红满蓝，原地复活。熊掌与鱼，有人择鱼，而有人选了熊掌，价值的高下不在贵贱，而在乎舍得。所以，“五人墓”中热血昂扬的平民，也辐射了侠的光芒。
忠，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方为侠之大者。

有人说，侠有儒侠、道侠、散侠等等分别，说到底，还是修齐治平不同选择的参差。司马迁写下《游侠列传》，只讴歌那些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不睬熙来攘往的蝇营狗苟之徒。“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话的确涂着儒家的粉底，然而整个中国的文化，往根儿上说，哪一样没被儒家教化或感染过？看看演义小说、野史笔记，看看金庸古龙梁羽生，每到国之兴替，不啻诸侯裂土，占山为王，武林门派更是施展本领，良禽择木。

水泊梁山适逢乱世，而太平年月也有忠肝义胆。五鼠闹东京之后的“三侠五义”，为社会正义保驾护航。自创八卦门的童林，就是四爷的死粉。别说忠君是诏安，是变节，是失掉了侠肝义胆，难道把太平杀回乱世，坐看生灵涂炭，才是正气浩然？当侠士的道德良心恰好和社会前进的脚步合拍，尽忠报国，庇护天下苍生又有何不可？

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侠士在法度之外执行道德良心，这必然为法家忌讳。然而，替天行道终究高尚于私刑，毕竟“行道”的头顶是苍天在上。当然也有人逆天，逆天之人的“侠籍”便颇为可疑。作为技术理性的武功是双刃剑，是正是邪靠自觉，有人成了郭靖，有人成了杨康，是行侠者价值理性的选择使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分分钟拉了仇恨。亦正亦邪，那是令狐冲，但是人家大节向善，所以笑傲江湖。

侠，虽然是隐在江湖的精神原则，但是仁、义、忠，这些内容哪一个没有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理想人格？大道至理存乎人心，不在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在这样的内心中生生不息，活了出来。

文“化”得太久了，有时难免怀想“野蛮”。



侠，是隐在江湖的精神源泉，但仁、义、忠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理想人格。

“聂隐娘”，是侯孝贤导演的一部武侠片；是一篇唐代的传奇；更是一个侠士，枕利刃三寸，生杀惩宥，用公益良心执行着行走江湖的游戏法则。
侠，是武侠电影的魂儿，没有侠的武侠片，就像一场没有目的性的课间操，做做动作，强身健体。
侠，是中国文化的一条线索，牵扯着古往今来一个不可明言的隐在社会，而这个隐在社会奉行的公理、大道、标准、规范，其实远比堂而皇之的明文历史高贵和正义得多。

繁文缛节规则所审查和规定。庙堂的法纪会保护绝大多数人在大体正当的范围内有限地自由着，但是它不敢保证理想的社会模型和具体的个人遭际之间没有任何的偏差。于是，僻远江湖的我们渴望着断却庙堂高高在上的话语迷宫，只想依据天地良心对切肤之痛的对错得失做出简单高效的评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样立竿见影的惩罚逻辑多好。然而，并非所有卑微的内心都可以推翻社会现实巨大的投影，于是微渺的个体不断幻想崇高庞大的自我，寻求快意恩仇的渴念和诉求。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这是曹植豪纵的精神世界，“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终其一生，曹植都没有成为《白马篇》里面纵马任怀的伟丈夫，只能在诗歌中吐露出宽广的自我想象，政治的稚嫩终不能为他赢得权力，终不能助其伸张“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家国热忱。
虽不能为，心向往之。
所以，在李白那里，“十步杀一

落日楼头把栏杆拍遍。“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那不是陆游一夜春雨杏花的审美，而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自哀。
“千古文人侠客梦”，不是说普罗大众就不会憧憬任侠骋怀的另一番人生，只是文人善书，说出了天下的心声。

技侠

纵使天下人常怀侠士之心，但侠客不能靠想象，归根结底，靠神功。“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没有一番历练升级，怎么PK大Boss？
技侠，是侠士专业化道路的真正起点。武侠武侠，武与侠不能分开，侠而不武是空谈，武而不侠是体操。
每一个神圣的传说或者有为的英雄，“能力”都是他们的原点。能力非凡，至少要超群，这是他们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他们施展自我的方法，也是他们改变世界的能耐。没有了这些鲜明个性化的能力，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怎么能够显摆他们的超人属